

寻找诗人徐迟在“唐图”的足迹

□ 邹洪涛

说起诗人徐迟，笔者并不陌生，因为语文课本曾节选过他的报告文学《地质之光》、对文中“南海上，轻尘不飞，勤政殿前，纤萝不动”16个字印象尤深。还有20世纪80年代记述陈景润在逆境中坚持数学研究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同样是一纸风行，声名远播。

说起诗人徐迟，笔者并不陌生，因为语文课本曾节选过他的报告文学《地质之光》、对文中“南海上，轻尘不飞，勤政殿前，纤萝不动”16个字印象尤深。还有20世纪80年代记述陈景润在逆境中坚持数学研究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同样是一纸风行，声名远播。

说起诗人徐迟，笔者并不陌生，因为语文课本曾节选过他的报告文学《地质之光》、对文中“南海上，轻尘不飞，勤政殿前，纤萝不动”16个字印象尤深。还有20世纪80年代记述陈景润在逆境中坚持数学研究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同样是一纸风行，声名远播。

说起诗人徐迟，笔者并不陌生，因为语文课本曾节选过他的报告文学《地质之光》、对文中“南海上，轻尘不飞，勤政殿前，纤萝不动”16个字印象尤深。还有20世纪80年代记述陈景润在逆境中坚持数学研究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同样是一纸风行，声名远播。

说起诗人徐迟，笔者并不陌生，因为语文课本曾节选过他的报告文学《地质之光》、对文中“南海上，轻尘不飞，勤政殿前，纤萝不动”16个字印象尤深。还有20世纪80年代记述陈景润在逆境中坚持数学研究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同样是一纸风行，声名远播。



徐迟在唐山时与长正合影(左:长正;中:徐迟;右:徐律)



刊登徐迟发言记录的1960年3月19日《唐山劳动日报》(局部)。



微虫小物

(一)

□ 于东兴

沙得儿虫

逮蚂蚱，曾是乡下孩子的一大乐趣。逮得最多的是个头不大的青蚂蚱，三指两指就成了囊中之物。还有灰头土脸的土蚂蚱，油光泛绿的油蚂蚱，一飞冲天的嘎达节儿……其中的硕大者是“担担钩”，有地方也叫“大扁钩”。

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

——简述从《救国报》到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的烽火岁月(4)

□ 王烁辉

(接上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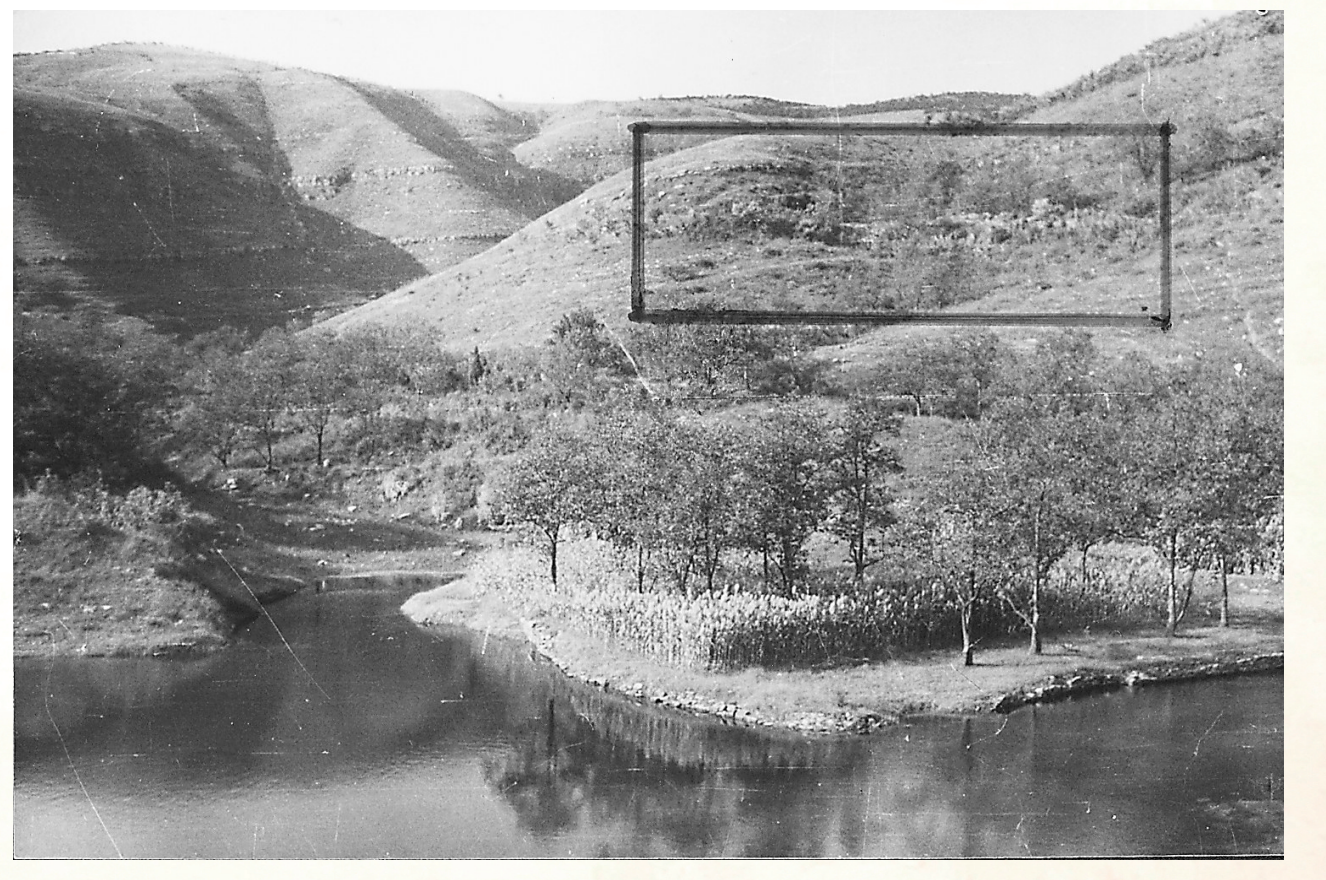
3. 血腥“扫荡”下的牺牲与坚持

194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上陷入困境，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成为泡影。因此，1941年1月6日，日本大本营制订出《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》：集重兵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战场，并以华北地区为重点，进行“肃正作战”。

烧光、抢光“三光”政策。4月13日凌晨，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步兵团长、“北部防区”司令官铃木启久，率亲率日军1个联队和“治安军”4000余人，包围了鲁家峪，在鲁家峪大庄(化名“鲁进”)设立了“扫荡”指挥部，开始对冀东地区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。

弹，稍后又开炮把洞口崩塌。瓦斯弹没有伤害洞里的人，洞口坍塌却把大家封困在洞里了。东峪被围困的第四天下午，敌人忽然从山头上暂时收缩到鲁家峪大庄去了。老乡们立即抓住这个短暂的时机，火速集合一批凿火石的能手，把被敌人炸塌的洞口全部扒开，将被封困在洞里的同志们救了出来。

到鲁家峪东面的要儿峪。敌人包围东峪的时候，还没有包围北峪。在北峪的第二印刷所的老同志们，隐蔽在火石洞里观察敌情的变化。13日傍晚，敌人占据了北峪西面的影壁山，北峪的同志们与社部失去联系，经过反复研究，他们利用夜幕作掩护，向东面的白园、要儿峪一带转移。



鲁家峪资料照片(远处为《救国报》社旧址)

此时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1940年以来的大发展，已经向南威肋北宁铁路和日军视为“重要国防资源所在地”的唐山，向西威肋华北日军基地平津两市，向北插入伪满洲国。因而，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一直成为华北日军“治强”“扫荡”的重点区域之一。从1941年4月开始至1942年底，日军在冀东连续五次推行“治安强化运动”的同时，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五次、每次数万兵力的大“扫荡”。

1942年初，冀东军民团结一致彻底粉碎了日军在冀东地区的第三次“治强”。华北日酋冈村宁次惊呼：“对冀东应有再认识。”随即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将其“防卫”重点移向冀东，并将“北部防区”司令部移至唐山。

1942年4月起，侵华日寇与伪军在冀东地区开始了为期近3个月、总兵力5万余人的第四次“治安强化”大扫荡，冈村宁次亲自到唐山、玉田等地部署，首先“扫荡”冀东东部丰玉遵、丰玉宁、迁遵兴、丰滦迁和迁滦卢等联合县境，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杀光、

气蛤蟆

村头池塘是水草鱼儿的世界，也是青蛙的天堂。每到田野葱郁时，就有青蛙在那里鼓吹，一声两声，清脆悦耳。月朗星稀时，独步池边，近距离听那蛙鸣，分外嘹亮。

在暑气蒸人的夏日，池塘里突然热闹起来，“咕——呱”之声响成一片。此时蛙鸣没有了春日的委婉，而是鼓点般急促铿锵。这时在水池边，除非大声叫嚷，否则，即使面对面，也听不到对方说什么，耳朵里只有嗡嗡山响。若捡块瓦片掷去，满池蛙鸣竟戛然而止，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稍静片刻，又叫声四起，池边草叶为之纷纷坠落，池水亦泛起浅浅涟漪。让你不得不惊叹蛙们底气之充沛，音量之宏大。夜里，三两声蛙鸣，又衬出夜的岑寂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饱满铿锵的蛙鸣也有凄凉的时候。秋日下雨时，洼地一片汪洋，池塘也平了槽。此时蛙声已无往日的盛大气势，一支支庞大乐队已是七零八落，只剩涉蛤蟆长长的鸣咽。

涉蛤蟆，比大眼睛青蛙个头小，颜色发灰，叫声也不像大眼睛青蛙那样连绵高亢，而是断断续续，有气无力，沉闷低昂，让人感到无奈与惆怅。倘捉得一只，用小棍敲它肚子，眼瞅着肚皮就绷起来，越敲越鼓，竟至成一大气球，真担心会爆裂。因之，乡人叫它“气蛤蟆”。哎，它哪来那么大气呢？